

“V都V不C” 构式研究

彭 娟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3日

摘 要

“V都V不C”是一个日常使用频率很高的构式。本文以构式语法理论为基础，描写与解释方法相结合，通过分析语料，对构式“V都V不C”进行句法、语义、语用三平面的分析，解释其整体构式义和构件特点。

关键词

构式，“V都V不C”，拷贝式

Research on the “V All but V Not C” Construction

Juan P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September 2, 2026; accepted: October 2,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3, 2026

Abstract

“V all but V not C” is a frequently used construction in daily language.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al grammar theory, this paper combines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methods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V all but V not C” from the three planes of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It explains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mean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components.

Keywords

Construction, “V All but V Not C”, Copying Style



1. 引言

“V 都 V 不 C”是现代汉语中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语言格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吃都吃不饱”“回都回不来”这样的表达结构。现代汉语中，我们把这种“同一句法成分在不同句法位置上出现两次的结构”[1]称为拷贝结构。动词拷贝结构由两个动词短语组成，前一个动词带有宾语，重复同一个动词后带有补语，其典型的句法表征为“VO-V-C”，如：“看小说看得出了神”“找他找得好苦”。“V 都 V 不 C”是一个非典型的动词拷贝结构，特点是有两个相同的动词分布在副词“都”的两侧，第一个动词“V”后面没有宾语，“V 不 C”结构作前一个动词“V”的补语。由于前后出现了同形的成分，形成了拷贝重复的关系，因此该结构内部关系紧密，在语义和语用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

早期研究多将其置于重动句、拷贝话题结构、“连…都…”句式下顺带讨论，专门的专题研究起步较晚。陈建民(1986)较早关注动词复说式一主多谓句，指出动词重复具有强化语气的作用[2]。吕叔湘(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注意到“都”前后复用同一动词的语言现象，将其归为“都”表“甚至”义的用法[3]；张旺熹(1999)系统讨论过“V 不 C”否定可能补语的“愿而不能”语义基础，为该构式后段成分研究奠定基础[4]。储韵(2017)《“V 都 V 不 C”构式的多角度研究》是首个系统探究该构式的研究成果，搭建起涵盖构式判定、构件特征、生成机制、不对称现象等内容的分析框架，提出其为动词重现话题化紧缩句，归纳出三类构式体义与三条生成路径，为本研究提供重要的分析参照框架[5]。邻近格式方面，刘爱华(2015)对平行构式“V 也 V 不 C”开展句法语义考察[6]；王圣博(2008)、王霞(2008)讨论过广义“V 副 VP”家族的内部次类划分[7][8]，但针对“V 都 V 不 C”的量化描写、信息结构分析仍有拓展空间。

2. “V 都 V 不 C”的语法分析

构式语法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逐渐兴起的一种语法分析理论。构式语法所指的“构式”以 Goldberg 的定义最为流行[9]：

“C 是一个独立的构式，当且仅当 C 是一个形式(Fi)和意义(Si)的对应体，而无论是形式还是意义的某些特征，都不能完全从 C 这个构式的组成成分或另外的先前已有的构式推知。(Goldberg, 1995, 1.1)

任何语言格式，只要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些方面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或其他已经存在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就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构式。(Goldberg, 2006, 1.1)”

构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可预测性，只要语言形式整体的意义与功能不等于其组成成分意义与功能之和，就可以判定该语言形式为一个构式。从这个角度来说，“V 都 V 不 C”就是一个典型的构式。例如：

(1) 猫形山上都是坚硬的红砂岩石，钢钎打进去，拔都拔不出来。

(2) 祖国建设得多快呀！看，在这样荒凉的地方，居然出现了这么多的推土机，这么多筑路的新机器，离开祖国两年多的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呀！

例(1)中，动作“拔”已经实施，发生在真实条件下，结果是“拔不出”，并且动词“拔”处在一个语义量级序列的高量位置，比如{拿、扯、拔}，其语义程度更高，有“即使拔都拔不出，更别说用其他力气更小的手段了”的意思，从而凸显出“红砂岩石之坚硬”，这种程度义是无法通过“拔都拔不出来”的各个组成部分推断出来的。例(2)中，“想都想不到”不只是说明“想不到”的情况，而是有一种隐含义，

表达了一种主观性,即对“祖国建设之快,变化之大”的赞美和感叹,这种隐含的主观评价义也不是通过该结构的各个成分相加而得出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V都V不C”的整体意义和功能不等于其各个组成成分意义功能之和。

“V都V不C”是一个构式,其中“V”和“V不C”构成“条件-结果”关系,中间由副词“都”连接,其基本的构式义为否定义,即动作V的结果趋向于不可能实现,当动作V处于一个量级序列的极点时,处于该量级序列的其他动作行为更趋向于不可能实现[5]。

“V都V不C”构式包含了三个部分,分别为动词或者动词性语素“V”、副词“都”和动补结构的否定可能式“V不C”,其中“V”和“V不C”是变项,“都”是常项,下面将对这三个构件进行分析。

3. 构式中的“V”

“V都V不C”中的“V”为动词性语素,进入该构式的“V”多为单音节动词。从词类上看,绝大多数“V”为动词,少数为形容词,具有动作性强、口语化程度高的特点。从音节上看,大量单音节词、少量双音节词能够进入该构式。

3.1. “V”的词类

3.1.1. “V”为动词时

通过分析 BCC 语料库中 4129 条语料,我们发现能够进入“V都V不C”的动词有 303 个,包括动作动词 279 个,心理动词 9 个,使令动词 9 个,趋向动词 4 个,存现动词 3 个。

① 动作动词

动作动词具备鲜明[+动态][+可实施]语义属性,能够被放在量级序列的极点位置,而构式强调“即使实施该动作,依旧无法达到预期”[5],因此大部分单音节动作动词都能进入该构式。如:

(3) 我看如果日子久了,三爸万一起疑心,恐怕走都走不动。

(4) 至于悦耳音乐歌曲的音调之美,乐器的种类之多,我实在说都说不出。

② 部分心理活动动词

部分心理活动动词带有[+预期][+主观]特征。可以将心理活动视为一种认知层面的行为,表达“即使进行这种心理活动,仍然达不到某种结果”。而构式“V都V不C”能够表达说话人对动作行为本身或结果的主观预期和判断。二者都具有表达主观评价义的语义特征,因此部分心理活动动词能够进入该构式,如:

(5) 她对着烛火苦笑,自己有什么资格想他呢?她现在是连爱都爱不起他了。

(6) 此时的心碧竟顾不上悲伤,忙前忙后应付着那些想都想不到的大小杂事,只盼着平平安安把这一天打发过去才好。

③ 部分使令动词

“催、叫、请”这类使令动词带有[+施加外力促使他人行动]的语义,动作意味较强,可以作为量级上的极端行为,与构式所表达的语义契合,因此部分使令动词可以进入该构式。例句如:

(7) 不过我今天实在很欢迎各位,平常请都请不到呢。

(8) 过去催都催不上来的乡村统筹提留,现在农民纷纷主动上缴。

④ 部分趋向动词

趋向动词表示[+位移变化][+趋向结果]的语义,和构式“V都V不C”表示动作行为本身或者结果趋向的语义具有一致性,因此许多趋向动词能够进入该构式。由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单音节趋向动词

的使用频率比双音节复合趋向动词高，比如“起来都起来不了”“进去都进去不了”虽然可以说，但是通常表达为“进都进不去”“起都起不来”，即复合型趋向动词 AB 进入该构式时通常表达为“A 都 A 不 B”。例句如：

(9) 两年过去了，这些建筑成了书记、经理们的领地，有时处长以上的干部进去开会和看内部电影，普通职工连进都进不去。

(10) 但其实，环境并没有做错什么，我深深痛恨的地方也许是别人魂牵梦萦、想回都回不来的地方。

⑤ 少量存现动词

仅有少量表示变化、消亡义的存现动词满足[+动态变化]，才能进入该构式，如：

(11) 老太婆道：“我也不想干什么，只不过想要他们多活几年。”她的眼睛里充满怨毒：“我要让他们连死都死不了。”

3.1.2. “V” 为形容词时

语料库中，进入构式“V 都 V 不 C”的形容词只有 8 个。其中，少数为表示动态的形容词，一般为性质形容词。如：

(12) 赵国强怕这事越闹越僵，就连忙上前劝解，说可别为这么一点点小事生气了，家里家外这么多事，忙都忙不过来，还闹个啥呀。

(13) 云霏除了惊叹还是惊叹！果真是桃花惊艳，山水风雨一程复一程，要闲都闲不下来。

例(12)(13)中的“忙”和“闲”分别表示忙碌和无事可做的悠闲状态，具有[+状态]语义特征。

3.2. “V” 的音节

通过分析语料，我们发现能够进入该构式的“V”以单音节为主。在 BCC 语料库中，能进入该构式的“V”共有 311 个，其中有 280 个为单音节形式，包括 8 个单音节形容词和 272 个单音节动词。可见单音节动词在该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具体情况见下表 1。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syllable numbers of variable “V” in the construction “V all but V not C”

表 1. 进入构式“V 都 V 不 C”中“V”的音节数统计表

	单音节	双音节	其他音节
词条数	280	20	11
所占比	90%	6.4%	3.5%

其中，绝大多数前“V”和后“V”都为单音节，如：

(14) 舅舅旁边都是文件，随便拿起一本，看都看不懂。

(15) 两列火车开过去后，小冬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站都站不起来。

少量前“V”和后“V”都为双音节，如：

(16) 学科带头人认为，今天的年轻人不敢置疑、回避争论，有时候甚至想启发都启发不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按照导师和领导的意志行事。

(17) 这边放烟花吵都吵死了，每天晚上如此！也不知道为什么放烟花，想休息都休息不好。

还有极少前“V”和后“V”的音节数并不相同,但也能进入该构式,并且在语义和语法功能上与“V”前后音节数相同的结构具有一致性,我们把这些特殊情况看作是构式“V都V不C”的变式。

前“V”为单音节,后“V”为双音节,如:

(18) 别人的是泪腺,我的怕是水龙头,一天哗啦啦的,控都控制不了。

前“V”为双音节,后“V”为单音节,如:

(19) 陆小凤道:“你至少可以扮成陆小凤!”方玉飞脸色变了变,连苦笑都笑不出了。

前“V”为多音节,后“V”为单音节,如:

(20) 就说我吧,多少回我在写字台上找钢笔写标签,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结果却发现笔夹在耳朵上!

(21) 我昨晚才跟妈妈猜想,结婚三十五周年纪念,你们几个孩子送什么礼物给我们呢?猜来猜去都猜不到!

3.3. 构式中的“都”

“都”是汉语中最常用的副词之一。《现代汉语八百词》将“都”分成三个义项,分别为表示总括全部,“甚至”和“已经”[3]。张谊生(2005)认为“都”其实不能单独表示已然时态,汉语中只有相辅相成的两个“都”,“一个是表示总括全量的范围副词,一个是强调主观情态的语气副词”。在重动句中,两个动词之间的“都”以表强调之义为主[10]。

张谊生(2005)指出由于“连NP都VP”中“连”的虚化和脱落,“都”的主观性不断增强,由统括范围转变为强调焦点再到强调情态。在凸显情态时,“都”会有一种隐含的衍推义,“随着表意重心的转移——由量度关系转变为时体关系,VP在衍推极性程度的同时也可以衍推已然时体”[10]。

我们认为在构式“V都V不C”中“都”以表达主观情态的语气副词为主,并且由于受到副词“都”的表达功能的影响,构式“V都V不C”也具有相似的衍推义,即表达动作很可能已经实施,而在动作未实施的情况下表达一种极性程度。如“吃都吃不饱”可以表示“吃”已经实施,且结果是“吃不饱”,也可以表示“吃”这个动作还没有实施,只是说话人对其描述对象的主观判断,表达食物太少而无法达到“吃饱”这个预期的程度之义。

3.4. 构式中的“V不C”

构式中的“V不C”是表否定的可能补语的典型格式,其中“V”和“C”是变项,“不”是常项。张旺熹(1999)认为典型的“V不C”结构表达“愿而不能”的双重含义,“这一结构的核心意义有两点:一是‘愿’,即整个结构表达人们主观上企望执行某种动作行为以实现某种结果的意义——企望义,二是‘不能’,即整个结构表达由于客观原因而使结果不能实现的意义——可能性”[4],这和“V都V不C”的构式义具有契合之处。

3.5. 前“V”和后“V”的区别

构式“V都V不C”中的前“V”和后“V”是拷贝关系,二者在音节特征和准入条件方面具有一致性,因此不再赘述。尽管前“V”与后“V”同形同义,但在语法功能和语法地位方面,二者有很大区别,为了方便描述,我们把前“V”记为“V₁”,后“V”记为“V₂”。

沈家煊(1995)认为在重动式中,VP1是“无界”的,VP2是“有界”的[11]。项开喜(1997)指出人们对无界事物往往习焉不察,而对有界事物格外关注,因此在重动句中,交际双方更关注VP2,而不是VP1,VP2是整个句式的语义重心和信息焦点[12]。因此,在构式“V都V不C”中,我们发现V₁和V₂的句法和与功能存在显著区别,具体区别如表2所示。

Table 2. Comparison table of syntactic and func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V₁ and V₂
表 2. V₁ 与 V₂ 句法 - 功能差异对比表

	V ₁	V ₂
组合功能	动词范畴化, 丧失了动词组合功能	可以带补语, 组成动词性短语
表述功能	已经话题化, 成为了背景信息	“V ₂ 不 C” 整体构成述题部分, 是核心成分和语义焦点
句法地位	删去不影响句子的论元结构	核心动词, 不能删去

3.6. “C” 的准入条件

“V 不 C” 中的 “C” 充当趋向补语和结果补语, 主要为动词和形容词。其中充当补语的动词多数为趋向动词, 少数为动作动词。这些动词都具有表示状态或者趋向的语义, 与构式表示动作 V 的结果趋向于不可能实现的意义相吻合。同时, 处于补语位置的动词语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其基本义上引申、虚化而来。

当 “C” 为动词时, 多数为趋向动词, 如 “起来、出来” 等。例句如:

- (22) 他的伤很重, 站都站不起来。
- (23) 家乡变得我连认都认不出来了。

例(22)中的补语 “起来” 表示从下到上的空间位置上的移动, 用的是动词的基本义。例(23)中的补语 “出来” 表示的是从不认识到认识的变化过程, 用的是动词的引申义。

“C” 少数为动作动词, 如 “住、动、掉” 等。例句如:

- (24) 准确说出来的字眼儿, 就和写出来的一样, 是用斧头砍都砍不掉的。
- (25) 刚才我进去的时候, 她直接冲了出来, 我拉都拉不住。

例(24)的补语 “掉” 是动作动词, 基本意义是 “往下落”, 但用作补语, 语义虚化, 表示动作的完成。例(25)的补语 “住” 也是动作动词, 本义是 “暂时留住或者长期定居”, 在动词之后作补语, 表示停住或者静止, 这里用的是引申义。

当 “C” 为形容词时, 一般为性质形容词, 用于表示动作的结果或状态, 如:

- (26) 看样子是起码有两三天没有吃东西了, 孩子们饿的哭都哭不响了。
- (27) 可他摇摇晃晃, 走都走不稳。

“V 不 C” 中多选择表示积极意义的形容词作补语, 表示人们希望出现的某种积极的结果。例(27)中 “走” 的预期结果是 “稳”, 而不会说 “走都走不晃”。

3.7. “C” 的音节特征

通过分析语料, 我们发现补语 “C” 以单音节和双音节为主, 极少数存在多音节的情况。

“C” 为单音节时, 如:

- (28) 县里这么一提, 不但是废铜, 有人连日常使用着的铜器都拿出来了, 干部们拦都拦不住。
- (29) 你说食堂哪? 咱们的食堂可好哩, 说都说不完。

“C” 为双音节时, 如:

- (30) 在遭大雹灾的时候, 咱老支书带着病, 和大伙一起滚在地里干活, 撵都撵不回去。

(31) 最后一次跌倒时, 她的腿已软了, 几乎连爬都爬不起来。

“C”为多音节时, 如:

(32) 他曾经努力地想了解那个名词的意思, 但那个陌生的名词让他连记都记不太起来了。

(33) 她似乎连站都站不太稳。

根据汉语韵律组合规律, 我们发现“C”的音节分布与“V”的音节数有关。当“V”都为单音节时, “C”一般不受到限制, 可以为单音节也可以为双音节, 如“看都看不到”“看都看不清楚”。当“V”都为双音节时, “C”一般为单音节, 如“想象都想象不到”。

4. “V都V不C”的语义分析

皇甫素飞(2015)认为构式义应该分为构式义和构式体义, “构式体义是构式义在实际语境中的显现, 是在一定语境下产生的隐含语用意义”, 是由构式义和词义、话语义融合而成的语境赋予的意义[13]。

通过分析, 我们认为“V都V不C”的核心构式义为否定义, 即把动作V/性状V设定为某一量级序列当中的极端参照点, 即使抵达这一极端参照点, V所预期的结果C依旧不能实现, 由此可以推知量级序列上其余非极端的参照点, 就更加无法实现结果C。当它在不同的交际语境中, 结合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核心构式义就派生出了程度义、假设让步义、无条件义的构式体义。

4.1. 程度义构式体义

当量级序列代表行为强度、作用力大小维度时, 核心构式义在语境中投射出程度义构式体义, 即将极端强度下尚且失败作为参照, 反向体现出动作程度到达高量级。

(34) 他醉得像一摊稀泥, 扶都扶不起来。

(35) 难怪那一晚的火鸡肉好硬, 咬都咬不动。

例(34)中“扶”的结果是“扶不起”, 动词的重现使得动作“扶”处在量级序列中的高量位置, 整个结构就隐含了“扶都扶不起, 更别说让他自己走了”的意思, 说明老万醉得很厉害。例(35)中“咬”的结果是“咬不动”, 隐含了“连咬都咬不动, 更别说直接吞下去”的意思, 凸显出火鸡肉之硬。

4.2. 假设让步义构式体义

在具体语境中, 当量级序列属于假设-虚拟维度, V是假设出来的极端情况时, 整个构式就派生出了假设让步义构式体义, 可以直接改写成“即使/就算V都V不C”, 因此构式“V都V不C”常常出现在表示让步的语境中。

(36) 咱们家的牛犊已经老大了——它挣起来, 你扯都扯不住, ——可是它还老是恋着母牛吃奶呢。

(37) 暴风雪这么大, 我怎么走得快呢? 雪花一直吹进眼睛, 睁都睁不开, 我只好摸着走。

“V都V不C”的假设性让步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对未发生之事的虚拟假设, 如例(36)是假设未发生的事, 可以转化为“即使扯都扯不住”; 一种是对已发生事实的夸张推断, 例(37)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判断, 具有夸张的色彩, 可以转化为“就算睁都睁不开”。

4.3. 无条件义构式体义

当量级序列表示“各种各样的手段、各种情形”, V表示穷尽各类尝试, 此时构式派生出无条件义, 强调了结果“V不C”不受“V”任何影响, 即在任意条件下结果都不会改变, 前面往往带“怎么”, 隐

可以等价改写为“无论怎么 V 都 V 不 C”。

(38) 老太太还吵着要到庵里头去。大太太、二太太劝都劝不住。

(39) 介绍人要有两个，还有一个，你想都想不到。

根据语义，例(38)(39)也可以表示假设让步之义，但是无条件的语义程度更高，更具有表现力，根据语境补充更为合适，分别可以转化为“无论怎么劝都劝不住”“无论怎么想也想不到”。

5. “V 都 V 不 C”的语用分析

构式“V 都 V 不 C”由“V”和“都 V 不 C”两部分组成，动词的拷贝引发了话题-述题的分裂，“V”用于提供话题和背景信息，“都 V 不 C”用于表达主观评价，使得整个构式具有表达说话人主观情感态度的作用。“V”是话题焦点，接受重音，“V 不 C”处于句末，是自然信息焦点，整个构式形成双重焦点格局，在信息角度上凸显了焦点，强调未知的新信息。

5.1. 表达主观性

语言的主观性是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14]。而否定性结构比肯定性结构更能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构式“V 都 V 不 C”含有的否定结构“V 不 C”是整个构式的核心部分，整体构式强调对动作结果的可能性的否定。“都”的强化否定实际上也强化了说话人的主观情感。因此，“V 都 V 不 C”构式能够表达说话人的不同情感，由于构式为否定性结构，表达的情感以中性情感和消极情感为主。

构式“V 都 V 不 C”可以用来表达积极情感，当它用来修饰积极正向的性状时，凸显其程度之深，表达出说话人对描述对象的赞美或喜爱之情。如：

(40) 从地质学院毕业能够直接来到这里，兴奋和幸福藏都藏不住。

也可以用来表达中性情感，虽然看不出明显的情感倾向，但渗透了说话人对描写对象的主观看法。如：

(41) 高马的心脏颤抖着，寒冷袭来，牙齿碰撞，咬都咬不住。

主要用来表达消极情感，凸显了预期结果的不可能实现，表达了说话人对事实的无可奈何的抱怨之情。如：

(42) 如果你厌倦了这种生活，唯“死”而已，只可惜有些人连死都死不了。

5.2. 凸显焦点

关于重动句的焦点问题，学界争论不断，主要为单焦点和双焦点之争。项开喜(1997)认为句子的第二个动词结构“VP2”是重动句的核心成分，也是句子的语义焦点[12]。刘丹青、徐烈炯(1998)则认为重动句中的拷贝式话题结构具有“双重焦点”，第一个动词“V”是话题焦点，而汉语是话题优先的语言，带话题焦点的句子的表达重点仍然在话题后的述题成分[15]。

在这里我们采取“双重焦点”的观点。因为自然焦点一般位于句子的末尾，“V 都 V 不 C”作为小句，后面没有其他成分，“V 不 C”是整个句子的自然焦点。而在日常交流中，重读的词语最能引起听话人的注意，构式“V 都 V 不 C”的重音标记在前“V”上，因此我们把“V”看成构式的“焦点”之一。

(43) 婆婆对丈夫说喘不过气，头晕，在椅子上站都站不起来。

例(43)中“站都站不起来”重音在“站”上,“站”是句子要强调的动作,“站不起来”是自然凸显的结果。同时“站”通过重现,在信息上得以重复,更具有凸显性。因此,将“站”和“站不起来”都作为焦点凸显,强调出连“站”这种最简单的动作都无法完成的含义,体现出描述对象的虚弱无力。

6. 结语

本文以构式语法理论为基础,描写与解释方法相结合,通过语料分析,从多个角度考察了构式“V 都 V 不 C”。首先对该构式及其构式义进行了判定,并对该构式中的各个部件进行了句法上的分析,然后分别对它的语义特征、语用功能进行了讨论。本文通过分析语言现象,从句法、语义、语用三平面对构式“V 都 V 不 C”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结构本身,充实非典型动词拷贝式结构的研究,而且对对外汉语教学也有一定价值。限于语料搜集不全面、理论方法欠缺等原因,本文还存在许多不足,有待于在日后继续探索,如通过历时层面来考察构式的发展,将构式“V 都 V 不 C”与其他典型动词拷贝构式进行对比分析等。

参考文献

- [1] 李洁. 现代汉语拷贝结构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 [2] 陈建民. 现代汉语句型论[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6.
- [3]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4] 张旺熹. “V 不 C”结构实现的语义条件[C]/汉语特殊句法的语义研究.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84-96.
- [5] 储韵. “V 都 V 不 C”构式的多角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7.
- [6] 刘爱华. “V 也 V 不 C”结构的句法功能及语义特征[J]. 鸡西大学学报, 2015, 15(10): 154-156.
- [7] 王圣博. 试论“V 也/都 VP”的构造特征及其“也”、“都”的表达功用[J]. 汉语学习, 2008(5): 69-77.
- [8] 王霞. 动词重现话题化紧缩句“V 也 VP” [J]. 北方论丛, 2008(5): 68-71.
- [9] 陆俭明.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10] 张谊生. 副词“都”的语法化和主观化——兼论“都”的表达功用和内部分类[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5, 31(1): 56-62.
- [11] 沈家煊. “有界”与“无界” [J]. 中国语文, 1995(5): 367-380.
- [12] 项开喜. 汉语重动句式的功能研究[J]. 中国语文, 1997(4): 260-267.
- [13] 皇甫素飞. 现代汉语紧缩构式的多维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14]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J]. 外语研究与教学, 2001(4): 268-275, 320.
- [15] 刘丹青, 徐烈炯.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